

那一湾水

□ 付文华

很幸运,我现在的住处附近有一湾小河。

小河名支漳,水质清冽,河中小岛及两岸沿堤种满滩地花草,滨河道路顺势蜿蜒,野鸭白鹭常在此漫步栖息,加之近来天朗气清,河边景色可谓极美。

流连于此,我常不由地驻足,缥缈在水中的云、瑰丽变幻的霞光抑或徜徉低飞的白鹭让我几度沉迷,恍然回到了成长的故土。

然我的家乡位于沧州东部靠近入海口的渤海湾地带,那里除了河口、池塘、洼淀的水面,还有泛起粼粼白光的盐田。卤水经风吹日晒结晶成白花花盐带,素荡荡绵延而去,甚为壮观。

因河口附近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多,是鱼虾洄游、索饵、产卵的良好场所,记忆里我们的饮食基本以鱼虾蟹贝为主。妈妈喜欢早起垂钓,我常跟随其后。鱼竿是自制的简易款,但丝毫不影响收成,鱼钩落水不久,鱼漂便会有动静,有时竟也会一次钓上来两三条。

遇到撒渔网的场面则更是壮观。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大爷,渔网刚撒下去,就拉上来扑腾腾白花花的一片,旁边大妈兴奋地合不拢嘴。水上游有处水库,水鸟繁多:刚还在半空自在盘旋,一眨眼便捕食成功的鱼鹰;居无常居,以潇洒无束著称,遗留蛋群于各处的鹌鹑……

□ 田鑫

儿时的小吃

越是上了年纪,越怀念过去。那些童年小吃,不知不觉中勾起了我的回忆。

儿时的那些小吃当中,最好吃的要数“大麦弹花”。在我的家乡怀安县,人们吃的“弹花”一般是玉米做成的,可我的母亲却是用大麦做。制作“大麦弹花”,是把大麦粉添加小苏打和成稀糊状,适当加一些糖精。锅里放上麻油,当麻油发出“嗤嗤”的响声时,随即用勺子把稀糊状的大麦糊面放入锅中,再用铲子抹平成薄薄的圆形饼。等到紧挨锅底的一面发黄后,用铲子铲起,将饼翻过来,直到反过来的一面也发黄,“大麦弹花”就做好了。筋颤颤、香喷喷、圆圆的饼,实在诱人。

那年大概我八九岁的样子,我得了重感冒,高烧不退,直说胡话,两天吃不进东西。母亲一边给我冷敷退烧,一边想着法给我做好吃的。于是,母亲就发明了“大麦弹花”。说来也怪,当我闻到“大麦弹花”的香味,居然来了胃口,轻轻一咬,甜丝丝、十分爽口,真是美味啊……就这样,我一连吃了两张,渐渐来了精神,身体逐渐好了起来。

“大麦弹花”应该是我生命中的救命食物,即使今天想起来,还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,心里有一丝酸酸的东西在升腾……

日子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度过,一转眼,我就到了读书的年龄。学校距离我家有三公里,每天要往返两次。尤其是夏天,中午放学到家也快下午一点钟了,吃几口饭就得马上去上学,热得实在吃不消。

于是,母亲就把家里珍藏的山药淀粉取出来,用凉水和成糊糊状,放入锅中温火熬熟成块状。然后用铲子铲起来,拿一根筷子贴着铲子将熟透成块状的山药淀粉,一下一下均匀地“切”成“小鱼儿”形状,让其有条不紊地落在一个盛满凉水的盆中。接着,将这些“小鱼儿”从凉水盆中捞出来,放到小碗里,加上几滴香油,配上葱花、蒜末等,可口的“凉粉”就做成了。只要“凉粉”一入胃,浑身的疲乏和劳累一扫而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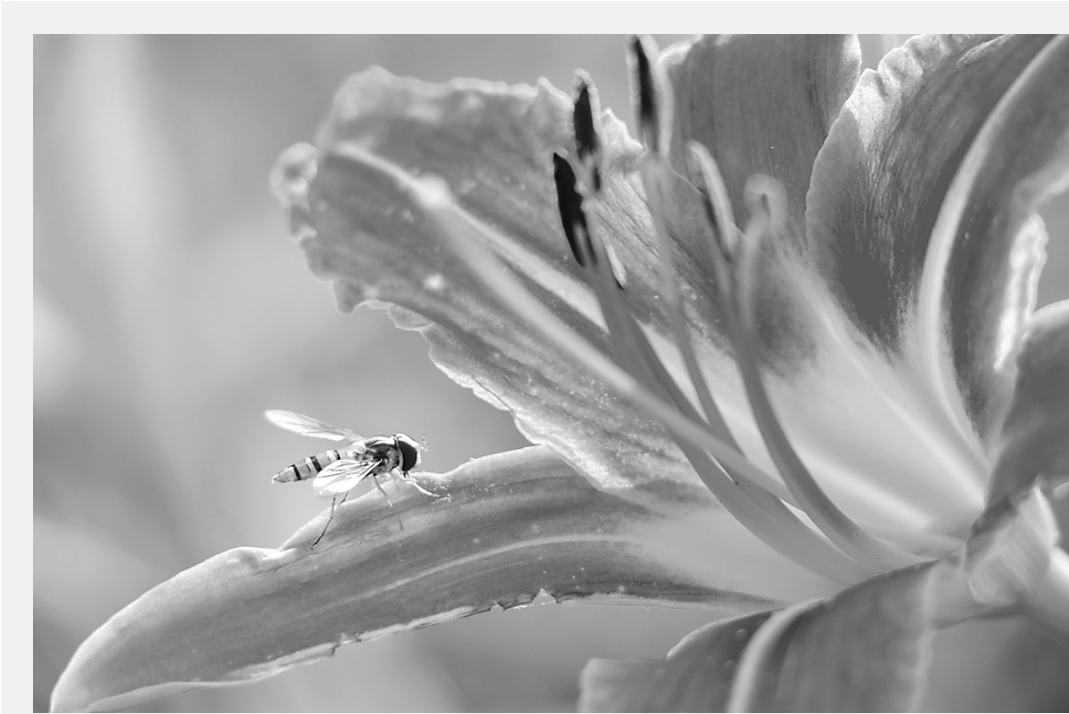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乎,这“凉粉”就成为我上学读书的物质营养,给了我刻苦学习的动力,是我学习上进的源泉。回想起童年的学习生活,我一样感恩“凉粉”。

其实,儿时的小吃,最不能忘怀的就是“余粉条”。刚刚制作好的“粉条”,从热锅里捞出来,还是热气腾腾的,盛上一大碗,加一点香油、葱花、精盐,用筷子轻轻搅拌几下,张开大嘴,风卷残云般,三下五除二就吃个精光。那种舒服没有亲身体会,是无法形容的。怀安盛产山药,山药提取淀粉,用一种叫“饹饹”床子的工具制成细条状的粉条,在那困难年代,也只有过年才制作粉条,平时都是稀罕物。

关于粉条,那会儿可算是上等菜肴,即便结婚庆典摆宴席,也只有俗称“三大盘”就可以了,一盘豆腐炒肉丝,一盘豆腐皮子炒肉片,一盘粉条炖肉。至于平时,有贵客上门,如果能把平时珍藏的晾干粉条拿出来,重新搭配一道菜,什么凉拌粉条、粉条炖豆腐之类的,也是上等美食。所以,童年能够吃到“余粉条”也是一件幸事。

时光荏苒,现如今已经很少回老家了,吃惯了大鱼大肉,总想着吃儿时的小吃。儿时的小吃,总有割不断的乡情在!

(作者单位:怀安县公安局)



小憩

孙猛 摄
(作者单位:衡水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)

□ 闫辰国

故乡的砖窑,淡出人们的视线已经几十年了。然而,这些年来,故乡的砖窑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,时时浮现,挥之不去……

我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,曾记得村子周边分布着几座砖窑。当时修建的砖窑全部是中间肚大、上下两头小的土窑。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,远远望去呈馒头状,十分显眼。上小学的时候,我们常在那里割草、玩耍或打坷垃仗。过去的砖窑,那是各生产队的经济支柱,也是村民的“眼珠子”。

据老人们讲,因砖窑厂用水量大,建窑一般选在离水源近的地方,否则就要专门打井。位置确定后,就开始施工。在地上挖一个圆形大坑,用砖块打好土窑的基础,留出烧火口,所以故乡砖窑的窑门,不是朝南就是朝东开。

砖窑建好后,在离砖窑最近的地方,一般都盖有几间简易房,一间是烧窑师傅居住的,另外几间存放架子车、铁锹、扫帚、砖模工具及草苫等。在砖窑的东侧,洒水平整场地,用碌碡将土地压实,这便是制作砖坯的广场了。

平时最热闹的地方,当属制坯广场。一排排、一垛垛砖坯林立,如排兵布阵的古战场。每一架砖坯前,都有一个忙碌的身影。他们拉土、筛土、沤土、和泥、做坯、扶砖、上架等,各自忙碌着。制砖坯选土很重要,一般以胶泥土为上乘,这样的土烧出的砖块质量好、硬度高。沤土一般在晚上进行,泥土经过一夜的浸泡已经彻底松软,用铁锹把沤过的泥土反复倒腾两遍以上,才能保证质量。泥巴和

幸而近几年回家,那一湾水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得益于渤海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治理,她日渐恢复了原本的澄澈。那里不仅常见前来垂钓和撒网的乡邻,还有零零散散捡拾牡蛎的队伍。“一清早就能捡上一大桶呢。”正在洗刷牡蛎的妈妈满脸笑容。

“小时候,妈妈对我讲,大海就是我故乡。海边出生,海里成长……”行笔至此,儿时的歌谣竟不由得哼唱起来,我笑着,满含热泪。

夜已经很深了,思念之情亦愈浓重。我坐在窗前,抬头看着眼前的这湾小河,她静静地淌在那里。月光下,风微凉,几只白鹭飞来,落在她的怀里憩息。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,虽然距离故乡近千里,乘一叶扁舟向东而去,也定能抵达我的家乡。

想到这里,迫不及待去查阅资料。原来眼前这条支漳河是滏阳河的分洪道,流入邯郸永年莲花口后汇入滏阳河。她一路浩浩荡荡,流经邢台、衡水,在沧州地区的献县与滹沱河汇流后称子牙河。虽深处内陆,她竟也最终通过河口汇入渤海。

原来,眼前的这湾水真的是故乡的那一湾!

这一刻,我因这冥冥之中神奇的巧合再次泪目。感谢一路始终不语的陪伴,你定是希望我越来越好的,就像我祈盼你一样。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公安交警支队)



海棠双雀 冯黎红 作

(作者单位: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分局)

童年的盛夏

□ 申德明

也不知怎的,今年的盛夏来得早也来得猛,在这炎炎夏日里,我时常想起五十多年前在豫北老家的一些夏日童趣。

那时候,一到夏天,雨水就把村子周围的沟壕池塘灌得满满的。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抗不住水的诱惑,一有工夫就赤裸裸地玩水,或是游泳,或是打水仗,或是抓鱼等,其乐无穷。我和发小的游泳技能也都是这样无师自通的,虽然泳姿不雅,但即便下海也不会沉底。在水里玩得时间长了有点冷,就跑到太阳地儿里嬉戏。强烈的阳光把小伙伴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。

白天戏水,晚上抓知了,这是那时候我们每天必须完成的科目。知了生来好像就是专门制造噪音的,天气越热它们越是拼命地喧嚣,且从没有中场休息,只有到了夜晚它们才能安静下来。这时候,就轮到我们收拾它们了。我们抓几把秸秆在树下点燃,然后大家使劲用脚踹火堆周围的树干,树上的知了便纷纷扑向火堆。不一会,自投罗网的知了就能装满一大脸盆。

青蛙也是制造噪音的行家里手。它们和知了好像是商量好了,分工协作,一个是白天干

活,一个是夜晚上班。每当夜幕降临,青蛙们便争先恐后地粉墨登场,一展歌喉。那大合唱的声音,几里开外都震耳欲聋。尤其是大雨过后,青蛙们更加兴奋了,齐声高歌,把大合唱推向了高潮。有时候,我们抓了知了,又去逮青蛙。不过,青蛙可不像知了那么好捉,它们听见一点动静,立马就噤声遁跳进了水里,和我们展开了“游击战”。

等我们玩够了,回到家里,一般都十点多。随便找一片旧凉席或者草帘子什么的,铺在室外通风的地上,往上一躺便准备睡觉了。也是精力旺盛,别看折腾了一天,一点也不觉得困。于是,刚躺下时就仰脸瞪眼看夜空。天上繁星点点,有明有暗,有的还一眨一眨的,像在故意挑逗我们。我经常躺着默默地数星星,数着数着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童年的盛夏,虽然没有电风扇,也没有空调,更没有手机、电视等帮人解闷的东西,但有水有知了有青蛙有星星,还有快乐的小伙伴,我们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又开心。

我十分怀念童年的盛夏,它是我没法删除的记忆。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)

逝去的砖窑

好,开始做砖坯。在砖模里撒一把细沙,细沙粘在砖模壁上,目的是防止泥巴粘连砖模。在地上撒一把干沙,弯腰,两手并用,唰地一下挖下一块泥巴,尔后往地上一滚,继而“啪”的一声将泥巴摔进砖模子里。在长条凳旁摘下一个钢丝短弓,用弓子削平多余的泥巴,来回在模子上拉动几下,端着砖模子一路小跑倒扣在广场一侧,轻轻抖动砖模,棱角分明的两块砖坯就完成了。一套动作,姿势优美,一气呵成。他们都是生产队挑选出来年轻力壮的棒劳力,在砖窑场累并快乐着,每人每天大概能制作800至1000块砖坯。

当砖坯半干的时候,需要从地上扶起来继续晾晒。待砖坯外表基本晒干后,就开始上架。给砖坯上架也是个技术活,要一块块、一层层交叉着上架。如果摆放不得要领,不仅整个砖架歪斜,还极易倒塌。三哥年轻时曾在生产队的砖窑厂制作过砖坯,我也曾在那个地方流过汗水。每天放学,我都要到砖窑厂去帮三哥扶砖坯,或把晒干的砖坯垒到架上。三哥干活怕下雨,所以天天盼着晴天,好晾晒砖坯。有时,越怕啥越会来啥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一会儿天边便飘来几团乌云。紧接着一串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,慌得三哥丢下手里的活,赶快给已上架的砖坯盖草苫。雨点落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,地上新做的砖坯被雨水淋成了泥坨坨,急得他捶胸顿足,叫苦不迭。

砖坯在架上经过一个月的自然风干,就可以装窑了。俗话说:七分装窑三分烧。工人们用平板车将砖坯从架上拉至窑门,一块块传递给烧

颜色不纯正。所以,这里的一切要听烧窑师傅的号令。当砖窑烧透还未熄火前,用凉水向窑内漫漫洒水,冷却后得到的是青砖。如果不洒水,砖窑冷却后得到的便是红砖,这是烧制青砖与红砖工艺上的差别。

“出窑喽!”一声响亮的号子在空中划落,这声音像震天石炮。此时,工人们拿锤子的、拉板车的、扛铁锹的、提钢钎的陆续从四面八方向砖窑聚拢。打开窑口,一整窑青砖展现在人们面前。生产队长拿着两块还带有温度的青砖在手里敲打,发出“当当”的清脆声,大家脸上乐开了花。工人们开始出窑了,他们戴好手套,有用双手抱砖的,有手执钳子往板车上装的。拉板车的把毛巾搭在肩膀上,把绳子挂在肩头,双手握着车辕,弓着腰铆足了劲儿往外拉,你追我赶。那场面激动人心,催人奋进,令人难忘……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势不可挡。20世纪80年代初,曾经流行了几百年的圆形土砖窑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之后,村里又在留垒河东岸的一段故道旁,修建了一座“转盘窑”,就是类似南方烧制瓷器的长条形砖窑。开始使用机器制作砖坯,提高了生产效率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,为了保护耕地,村里仅有的这座“转盘窑”也停产了。

故乡的砖窑,它见证了昔日农村“队办企业”的鼎盛,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雨历程。我家那座老房子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,虽然房顶在去年雨季坍塌,但墙体上那一块块青砖不腐不烂,依然坚如磐石,屹立不倒。

故乡的砖窑,虽然岁月的风尘早已将它湮没,但它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,成为我挥之不去的乡愁记忆。

(作者单位: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)